

田大畏译

绳在细处断

屠格涅夫戏剧集

(一)



出版社

绳在细处断

——屠格涅夫戏剧集(二)

屠格涅夫 著 田大畏 译

IC12.34
T951
1

新世纪万有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绳在细处断:屠格涅夫戏剧集/(俄)屠格涅夫著;田大畏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

(新世纪万有文库·外国文化书系)

ISBN 7-5382-5145-6

I. 绳… II. ①屠… ②田… III. 戏剧-俄罗斯-近代 IV. I511.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4992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王越男
	王之江	柳青松	赵中男	袁启江

总 发 行 人 俞晓群

责 任 编 辑 杨 力

美 术 编 辑 谭成荫

封 面 设 计 陶雪华

责 任 校 对 马 慧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2.5

字 数 299 千字 插页 2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15.00 元(共二册)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二辑弁言

畏

《新世纪万有文库》生也逢辰，问世之时，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出大步，书业也连带繁荣兴盛，因此初印销数不俗，令人高兴。但也可说生不逢辰：因为某些媚俗的销售方式时下日益成为出版行业的时髦操作手段，走进书市，“爆”、“炒”之声不停，大违筹议这一《文库》时的行销氛围。在这情况下，像《新世纪万有文库》这类图书，究竟应该如何进入市场，迎迓读者，颇劳心神。在这时刻，有明眼人忽然援引马克思名言：“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而将永远存在……”，以为书业箴诫。我们读之大喜，铭诵再三，并据以拈出十二大字：“不求显赫一时，但愿传诸久远”，成为我们据以继续行进的座右之铭。也因此使我们坚定信心，决心朝这方向不断前进——即使可能出现某种挫折。

既然“传诸久远”成为我们的基本方针，自然需要我们在选题、编纂、排校等等运作上更费心力。第一辑出书后，反应大抵可以，但是批评意见仍然不少。当年《万有文库》定价低廉，我们可说是大体继承下来了；据说当时的某些图书校雠未精，为时人诟病，我们力求避免，但是错谬之处还是可能出现；至于选题，入选之书虽然大多系经名家指点、高手操作，但就总体看，有些不免失诸凌乱（尤以外国文化书系为甚）。凡此种种，我们都认真听取批评，并在调整、改进之中。选题体系严飭，是我们追求的高目标，但就译作而言，因为版权关系，不免为难。就第二辑看，此病仍难消除。不过，当今的丛书，似乎追求系统、完整过多，有时不免因此影响质量。我们想学习巴老等前辈当年创办

《文化生活译丛》的办法，以质为尚，体例为次。自然不可“拉在篮里就是菜”，但是凡是可食的优质营养品，略加搭配，不论次第，纳入“篮”中，而不计较是否可以由此烧出一台完整的“满汉全席”。此种意义上的“菜篮子工程”，读者其许我乎？！

《新世纪万有文库》之能问世，得力于各位前辈学人、专家学者的指点。我们曾将有关各位大名，弁诸每册卷首，作为永久纪念。本辑开始，不再印出各位大名，而只是藏诸内心。把书编好、出好，为读者服务得更好，即是我们对各位贤硕的最好纪念和感谢！

一九九八年二月

屠格涅夫对俄国戏剧的贡献

——译序

田大畏

屠格涅夫自学生时代起就对戏剧发生浓厚兴趣，二十五岁到三十四岁这九年间一连写了十个剧本：《疏忽》（三场短剧，一八四三年），《缺钱》（独幕剧，一八四六年），《绳在细处断》（独幕喜剧，一八四六年），《食客》（两幕喜剧，一八四八年），《单身汉》（三幕喜剧，一八四九年），《贵族长的早宴》（独幕剧，一八四九年），《村居一月》（五幕喜剧，一八五〇年），《外省女人》（独幕喜剧，一八五一年），《大路上的闲话》（一场短剧，一八五一年），《索伦托的傍晚》（一场短剧，一八五二年）。此外，还有两个没有完成的剧本。

本集中包括的五个剧本，恰好都是在一八四六至一八五〇这五年间写的，可以说是他在戏剧方面的代表作。屠格涅夫的剧作最早翻译成中文的是《村居一月》，是耿济之先生译的，剧名译作《村中之月》，一九二一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芳信先生据英译本重译，剧名改译为《村居一月》，一九四九年世界书局印行，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修订版。他的全部剧作，五十年代初曾由李健吾先生从法文转译过来，编为几册出版。可惜在那以后，这些译本便没有重印过，研究和介绍的文章也见得不多，所以我国读者对屠格涅夫的剧作远不如对他的散文作品那样熟悉。这次翻译依据的原文是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版的《屠格涅夫十二卷集》的第九卷。这一卷是戏剧集，由沃德涅娃负责编辑并写了长篇的注释，我把其中某些材料再加上一点必要的

说明,还有我的一些零碎的想法,写在下面,供读者参考。

剧本《绳在细处断》一八四六年写于巴黎,发表在涅克拉索夫主编的《现代人》杂志一八四八年第十一期上。一八五一年在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首演,卖座不佳,只演了三场。一九一二年由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获得成功,成为保留剧目。

剧名的原文是一句俄国谚语:Где тонко, там и рвется. 直译是:哪里细,就在哪里断。李健吾先生译为《什么地方薄什么地方破》,都是同样的意思。为了念起来上口,采取了现在的译法,这也是目前的研究介绍文章中通常使用的译名。用谚语作剧名,据说屠格涅夫是始创者,后来奥斯特罗夫斯基就常用这个办法,把剧本的中心含义浓缩在一句谚语里。在这个剧名里,“细”是指剧中男主人公戈尔斯基的思想感情过分“精细”,想得太多太细,结果对一切都失去信心,对自己的感情、对自己追求的幸福都发生了怀疑。这样的人在实际生活中自然会一事无成,一败涂地(“断”)。屠格涅夫在描绘戈尔斯基的精神世界时,揭示了贵族知识分子特有的自私自利、优柔寡断和夸夸其谈。戈尔斯基有点像屠格涅夫后来写的小说中的罗亭,是当时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也就是所谓的“多余的人”。他们不满于周围庸俗的生活,但又无力创造新的生活。剧名对这种人物带有讽刺的意味。《绳在细处断》这个译法有些拐弯抹角,叫读者摸不着头脑,希望专家们将来能提出更好的译名。不过,即使在俄文里,这个谚语和内容的关系也不是那么一目了然的。

剧本《食客》的命运十分坎坷。一八四八年屠格涅夫赶写出来,送给莫斯科小剧院的著名演员史迁普金,作为他的“捧场戏”的节目。“捧场戏”(бенефис)是旧俄剧场的术语,是指该戏的全部票房收入都交给某一位或几位演员。与此同时,作者又把稿子寄给彼得堡的《祖国纪事》杂志。谁知无论演出或发表都遭到沙皇审查机关的禁止。经过多方面的争取和交涉,直到一八五七年,才在《现代人》杂志上登出来。至于演出那就更晚了,到一八六二年才实现,整整拖了十四年。后来从沙

皇政府的档案里查出来,审查机关禁演这个剧本的理由是:“该喜剧纯系伤风败俗,对于被其轻蔑描写的俄国贵族极尽攻击污蔑之能事。”这个剧本在一八六二年演出,剧院经理害怕它的政治影响,只演了几场就撤下来了。十月革命以后,莫斯科艺术剧院、小剧院、叶尔莫洛娃剧院都排演过这个戏,一九五二年还拍成了电影。

屠格涅夫的话剧里面,受沙皇政府压制最严重的,就算《食客》这出戏了。可见它对农奴制的抨击是很激烈的,对农奴主贵族的揭露是很深很透的。这个剧本在发表之前,作者又作了认真的修改,主要是突出叶列茨基这个人总想做出一副“人道”、“自由”的姿态。这样一改,叶列茨基这个形象更有典型意义了。它戳穿了“文明的”农奴主的假面具,表明他们和“野蛮的”农奴主同样残忍。剧中奥莉加·彼得罗夫娜的形象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这个“天使般”善良温柔的年轻主妇,在对待自己生父的态度上,仍受着农奴主心理的支配。通过这个形象,屠格涅夫把农奴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揭露得更深了一层。

剧本《单身汉》的发表和演出都比较顺利。原因之一是作者接受了《食客》遭禁的教训,在写作时就考虑到审查机关的要求。一八四九年完成,当年就在《祖国纪事》杂志上登了出来,当然也是经过审查官删改的。一八四九和一八五〇年先后演出于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剧院,受到热烈欢迎。诗人涅克拉索夫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它在俄国舞台上的出现是果戈理传统的胜利。演出的成功使屠格涅夫极为兴奋。他在一八五〇年十二月五日给维亚尔多夫人的信里说:“观众反应很热烈,特别第三幕大获成功。……总而言之我很满意。这次尝试告诉我,我有戏剧的天分,将来能写出好的作品。”可惜这种信心几年以后就消失了。

这是一出饱含泪水与抗议的喜剧。它继承了果戈理描写小人物的传统,但作者对小人物不限于同情与怜悯,他以极大热情颂扬他们的高尚与坚强。

剧中的莫什金与玛莎在社会生活中是弱者,但在精神上是强者。

“普通的俄罗斯少女”玛莎认识到只有自食其力才能得到人的尊严，在当时是很高的思想境界。这出戏的喜剧结尾，固然是无可奈何的出路，但与受金钱、地位支配的婚姻关系相比，这种纯洁热诚的结合，未始不是一种幸福，尽管是十分悲凉的幸福。这里也许反映着作者本人的幸福观吧。

《贵族长的早宴》的遭遇很特别。一八四九年完稿后为了演出而送审时，彼得堡“第三厅”（沙皇直接管辖的政治监督机关）认为这不过是一部描写“外省风习”的无关宏旨的小戏，没有什么“违碍之处”，马上就准许了。当年年底此剧在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举行了首演。但是审查官很快就明白过来，对剧本的发表进行了阻挠，先是《现代人》杂志送审未通过，后来《祖国纪事》要登，也不许可。彼得堡审查委员会通知各地，一律不许刊载。一八五六年，政治气候有些松动，这个被查禁的作品才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出来。

《贵族长的早宴》首次演出以后，保守的评论界说它“充满夸大与不合情理的漫画手法，是对果戈理《钦差大臣》、《婚事》和《赌徒》的不成功的模仿”，是“对早已不存在的风习的似是而非的描写”。这样一出近于闹剧的独幕短剧遭到禁止和如此严峻的责难，说明它触及了敏感的现实问题。《现代人》杂志的巴纳那娃给予这个剧本以热情的赞扬，称它是一部“真正的俄国戏”，说它的成功是“真实性的胜利”。

《贵族长的早宴》在苏联曾多次上演。一九五四年拍成了电影。

《村居一月》动笔于一八四八年，完稿于一八五〇年，最初的剧名叫作《大学生》。手稿先寄给《现代人》杂志，官方审查机关通不过，接着寄给莫斯科的一家刊物，剧名改为《两个女人》，并声明同意作“任何修改”，也不行，照样不准登。但剧本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起来，一八五五年，一个被审查机关改得面目全非的本子刊登在《现代人》杂志第一期上。过了十五年以后，屠格涅夫在自己《文集》的戏剧卷的前言里特别声明：“《村居一月》现在是以原始的面貌出现的。在这出喜剧里面，我本来要提出一个相当复杂的心理任务。但那时的审查机关强迫我砍掉

了丈夫这个角色,把他的妻子变成了寡妇——从而完全歪曲了我的意图。”当时审查官不仅是砍掉了丈夫(伊斯拉耶夫)一个角色,凡是能够揭示贵族与平民知识分子冲突的社会性质的词句,例如施皮格爾斯基说到他童年饱受饥寒屈辱因而对他的“恩人”怀着刻骨仇恨的那些话,以及审查官认为对地主贵族“带侮辱性”的词句,还有不符合正统的婚姻观的词句,如拉基京关于爱情的独白,都在删除之列。此外,屠格涅夫为了避免审查机关的刁难,在一八五五年的版本中主动做了一些删改,例如别利亚耶夫的台词中暗指别林斯基的那些话,就被删掉了。在一八六九年出版的《屠格涅夫文集》里,这些被删掉的地方并没有完全恢复。

这个剧本于一八五五年发表后,并没有引起评论界多大注意。当时在《祖国纪事》和《读者文库》杂志上出现的几篇评论文章都没有指出它有什么深刻意义。一八七二年此剧在莫斯科小剧院首次演出(是完稿以后的二十三年!),由于对剧本做了大量删节,以至屠格涅夫不得不公开声明,他对这个演出台本不负任何责任。一九〇九年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出,才真正抓住这个剧本的艺术特点,从此《村居一月》成为俄国和苏联舞台经常上演的剧目。

这是屠格涅夫最长的、最有代表性的剧作,可以说是典型的“社会心理剧”。屠格涅夫独特的戏剧艺术手法,在这个剧本里发挥得最完美,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最丰满。剧中的家庭教师别利亚耶夫,是俄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新兴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形象。剧本原名“大学生”,说明是以他为主角的,尽管这个人物占的篇幅并不多。《村居一月》这个剧名也是从别利亚耶夫的角度而言的,他在娜塔利娅的庄园里当家庭教师正好一个月。屠格涅夫对俄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的现象总是非常敏感和重视,敢于把尖锐的现实问题和冲突搬上舞台。他的剧本受到的磨难,也是由此而来的。

屠格涅夫在一八五二年以后再也没有写过一个剧本。为时九年的戏剧创作经历带给他的烦恼和失望多于快乐和满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和五十年代初正是沙皇统治最反动最黑暗的时期，审查制度之严酷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屠格涅夫的带有鲜明的反农奴制、反贵族倾向的剧作当然会遇到重重阻碍。他在戏剧手法上的大胆创新当时未能得到一般人的理解，那时的剧场水平也不足以表现出他的剧本的艺术特点。他着力于刻画心理而无意于渲染情节，善于通过日常生活的场景和谈话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物心理的社会实质。他的戏写得含蓄、深沉、细腻，表面上显得松散、平淡，而实际上剧中人无时无刻不处在内心的矛盾和冲突中，他们的台词反映着说话时内心的变化，常常是言不尽意，欲说还休。有些话好像是不连贯的、偶然的，其实包含了深刻的寓意，而有些滔滔不绝的表白，却是为了掩饰真正的动机。差不多每句话都有省略号，处处都可以见到“沉默片刻”、“停顿”、“冷场”的舞台提示。表演者如果不加以认真的体会和咀嚼，并抓住潜在的线索，可以想象，会演得多么沉闷和支离破碎。反之，剧本会给表演者以极大的发挥才能的余地，把戏演得生动隽永，耐人寻味。以前演出的失败和后来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指导下的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的成功，原因也许就在于此。斯氏说屠格涅夫戏剧的特点在于“内在的动作”、“内在的画面”，并说“屠格涅夫如此独具匠心地编织成的精细的爱情的花边，要求演员拿出特殊的演技，能让观众观赏到爱恋着、痛苦着、嫉妒着的人们的心理的花纹”。在阅读他的剧本时，也需要注意这个特点，才能体会到这位心理描写大师的艺术魅力。

屠格涅夫在俄国戏剧史上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戏剧艺术衰微没落，无聊和虚假的作品充斥舞台，远远脱离现实生活，回避尖锐的社会问题。是他发扬了果戈理的传统，把真正的俄国现实搬上了舞台，一度成为俄国现实主义剧坛的主将，并为后来者开闢了道路。拿契诃夫的剧本和屠格涅夫的某些剧作对照一下，便可以看出后者的强烈影响。他的戏剧创作手法至今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对他的戏剧遗产的研究和介绍，是很有必要的。

现在这个译本，一九八六年曾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当时是应

磊然先生之约,作为《屠格涅夫选集》之一册译出的。现在已过了十多年,正好《新世纪万有文库》愿收此书,我遂收回版权,在《文库》中印行。

一九九七年三月

目 录

屠格涅夫对俄国戏剧的贡献

——译序

田大畏

绳在细处断	1
食客	49
单身汉	121
贵族长的早宴	217
村居一月	253

绳在细处断

独幕喜剧

登场人物

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利巴诺娃 女地主，四十岁。

薇拉·尼古拉耶夫娜 利巴诺娃的女儿，十九岁。

M-lle Bienaimé ^① 女伴兼家庭教师，四十二岁。

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莫罗佐娃 利巴诺娃的亲戚，四十五岁。

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斯坦尼岑 邻居，二十八岁。

叶夫根尼·安德烈伊奇·戈尔斯基 邻居，二十六岁。

伊万·帕夫雷奇·穆欣 邻居，三十岁。

丘哈诺夫大尉 五十岁。

管家。

仆人。

剧情发生在利巴诺娃太太的庄园里。

[台上是一间阔地主家里的前厅，正面是饭厅的房门，右面是客厅的房门，左边是通往花园的玻璃

^① 法语：比奈梅小姐。

门。沿墙挂着一些画像；舞台前部摆着一张放满了杂志的桌子；一架立式钢琴，几把圈椅；在靠后一点的地方有一张台球台；墙角有一座大挂钟。

戈尔斯基（上）一个人都没有？这更好……几点钟了？九点半。（想了想）今天是决定性的一天……是的……是的……（走到桌边，拿起一份杂志坐下）新历四月三号的《Le Journal des Débats》^①，现在可是七月了……嗯……让我们瞧瞧有什么新闻……（开始读报。穆欣从饭厅里出来。戈尔斯基急忙扭头去看）哎呀呀……穆欣！哪股风把你给吹来了？什么时候到的？

穆欣 昨天后半夜。我昨天下午六点钟就从城里出发了。我的车夫迷了路。

戈尔斯基 我还不知道你跟 Madame de Libanoff^② 认识呢。

穆欣 我也是头一回来。和您说的这位 Madame de Libanoff，我是在省长举行的舞会上经人介绍才认识的；我跟她的女儿跳过舞，并且荣幸地受到了这位太太的邀请。（看看周围）她家的房子可真不错！

戈尔斯基 敢情！全省头一份。（给他看《Journal des Débats》）你瞧，我们这里还订了《电讯报》呢。好，不说笑话了，她们家里生活得着实不错……是俄国乡间生活与法国的 vie de château^③ 的愉快的混合……你自己会看到的。女主人……是位寡妇，而且很有钱……女儿嘛……

穆欣（打断戈尔斯基的话）女儿非常可爱……

① 法国报纸《争论报》。

② 法语：利巴诺夫夫人。这种称呼有显示贵族身份的含义。

③ 法语：城堡生活。

戈尔斯基 啊！（稍微停了一下）是的。

穆欣 她叫什么名字？

戈尔斯基 （庄重地）她叫薇拉·尼古拉耶夫娜……她有一份相当可观的陪嫁。

穆欣 噢，这对于我倒无所谓。你知道，我不是来求婚的。

戈尔斯基 不来求婚，可是（上下打量他）一身新郎官的打扮。

穆欣 怎么，你别是在吃醋吧？

戈尔斯基 瞧你说到哪儿去了！咱们还是坐下来聊聊吧，趁着女士们还没有下来喝早茶。

穆欣 坐倒愿意坐坐，（坐下）可是聊天得过一会儿……你还是先用三言两语对我说说，这个家庭怎么样，这家里的人怎么样……你可是这儿的老住户啦。

戈尔斯基 不错，不错，先母在世的时候就跟利巴诺娃太太足足地闹过二十年的别扭……我们两家老早就认识的。我在彼得堡的时候去过她家，在国外也有过来往。你想知道这家人怎么样——好的。Madame de Libanoff（她的名片上就是这样写的，还加上一句 née Salotopine^①）……Madame de Libanoff 是一个善良的女人，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她不属于上层社交界，但是在彼得堡也不是默默无闻的人；蒙普列日尔将军每次来京城，总是住在她家。她的丈夫死得早，不然的话，她八成也进了上层社交界的圈子。她的举止得体，只是有点感伤和任性；在待客方面，像是很随便，又像是很亲昵，总之缺少那种，你知道，真正的风度……但是至少她这个人不爱大惊小怪，不爱拿腔拿调，不爱说长道短，这就很值得感激的了。持家有方，产业是亲自经营的……颇有经济之才！有个亲戚在她家寄居——此人叫莫罗佐娃，瓦

^① 法语：娘家姓萨洛托平娜。

尔瓦拉·伊万诺夫娜，倒是一位体面的女士，也在守寡，只不过很穷。我疑心这是一个很凶的女人，跟狮子狗一样。我敢肯定她对她的女恩人是恨之入骨的……但世界上什么样的事没有呢！家里请了一个法国家庭女教师，给她们端茶倒水，整天唉声叹气地思念着巴黎，喜欢听 le petit mot pour rire^①，再就是懒洋洋地翻着白眼望天……土地丈量员和建筑师们正跟在她后面打转；但是因为她不会打牌，而朴列费兰斯^②必须三个人打才好玩，所以专为此又养活着一个破了产的退伍大尉，叫做丘哈诺夫的家伙，表面上是个大胡子武士，实际上是条哈巴狗、马屁精。这几位都是从来不离家门的；但是利巴诺娃太太还有很多别的朋友……一下说不全……对了！有个三天两头来的客人我都忘记说了，古特曼医生，卡尔·卡尔雷奇。人很年轻、漂亮，留着丝绒一样的络腮胡子。他对自己的本行是一窍不通，可是吻起安娜·瓦西里耶夫娜的手来却是情深意长的……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对此也并非不愉快，而且她的手确实是不难看的；稍嫌肥厚，但洁白如玉，指尖向上翘着……

穆欣（忍耐不住）可是你怎么一句也不说到女儿？

戈尔斯基 你等一下呀。我是把她留到最后讲的。不过，关于薇拉·尼古拉耶夫娜我能对你说什么？真的，我不知道。一个十八岁的姑娘，谁能说得清楚？她像刚酿的酒一样，还处在发酵的过程。但是她将来必定能成为一位出色的妇人。她细致、聪明、有个性；她有一颗多情的心，有极强的生活欲望，并且是一个绝对的利己主义者。她很快就会嫁人。

穆欣 嫁给谁？

① 法语：风趣的话。

② 一种类似桥牌的扑克牌游戏。